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吳稚暉先生紀念集

楊愷齡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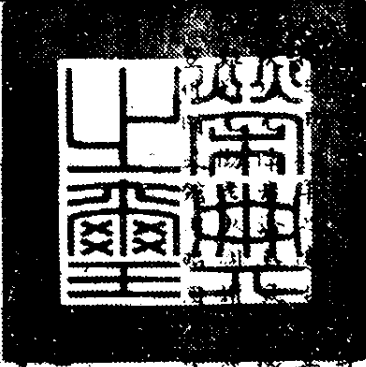
吳稚暉先生遺像

1 D
130
21版

總統令

字第 號

吳敬恒先生，創國元良，多士師表，隆中西之學究，
 大人之經，秉法然之氣，為傑奇之人，初張氏，張大義，
 於神州，嗣後，國父革命，於海外，為勞力，以求新知，
 維在時，而明其理，其對時，皆統一之責，獻實，莫氏，
 文化之宏，基於上，治則不，辭難，水臨，會於，恩德，則美，
 備允，清高，則於，則不免，難之際，則常，定大計，決大疑，
 之清，黨二十六，年之，抗戰，
 及共，抗戰，基地，莫贊，中樞，
 先為，一代，元人，當此，國步，
 明令，褒揚，五將，生平，事蹟，
 崇極，尊賢，之至，志，此令。



統 蔣中正

自 陳誠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典 黃仲度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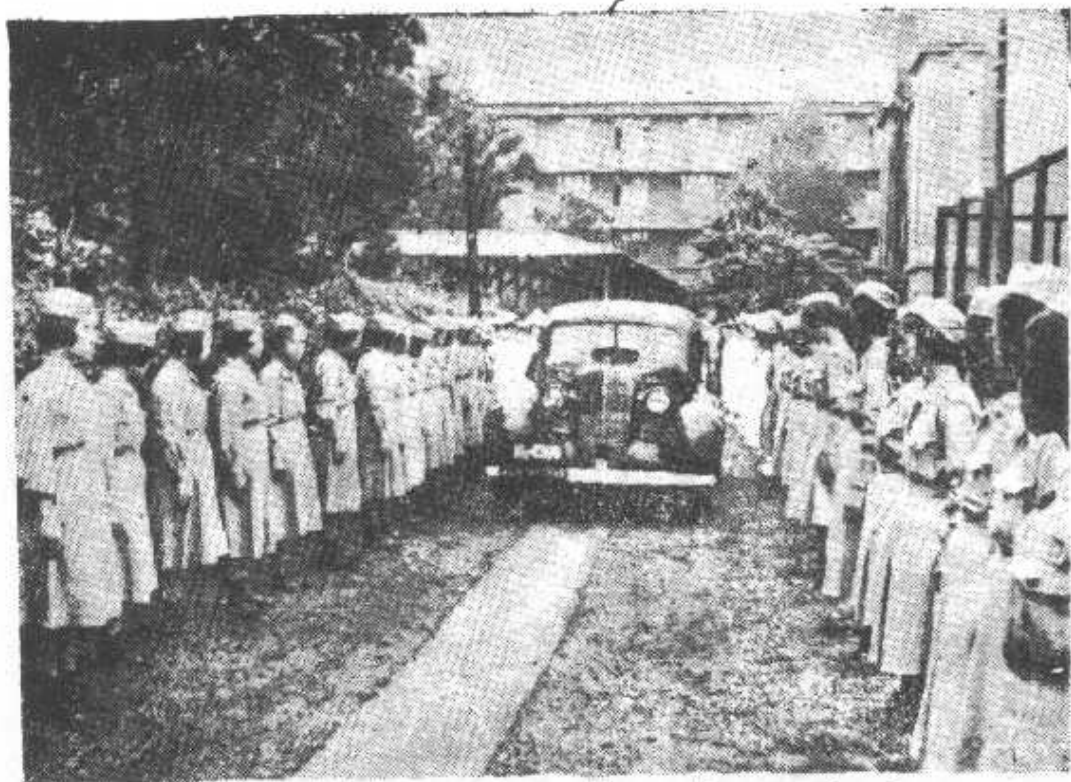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痛 矢 師 表

程輝先生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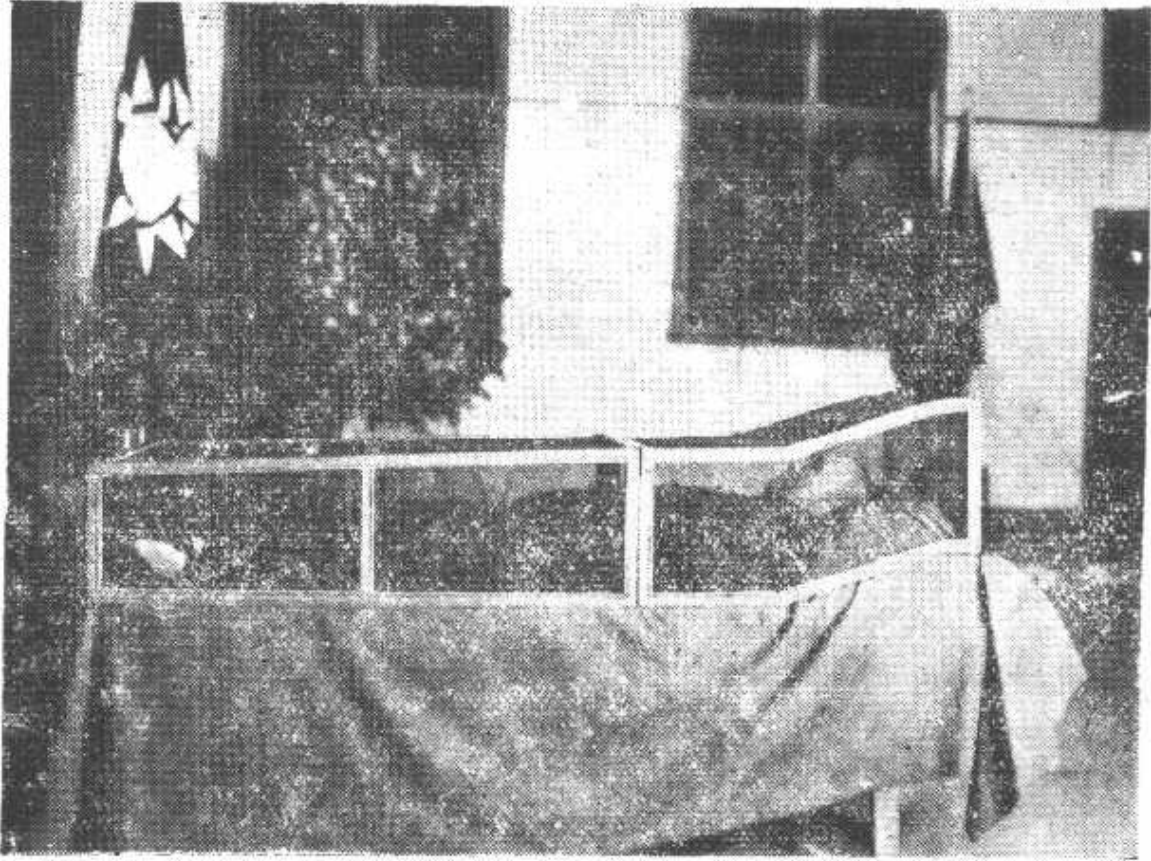
蔣中正



堂踐實至靈移院醫大臺由 (一)



容遺仰瞻人萬堂踐實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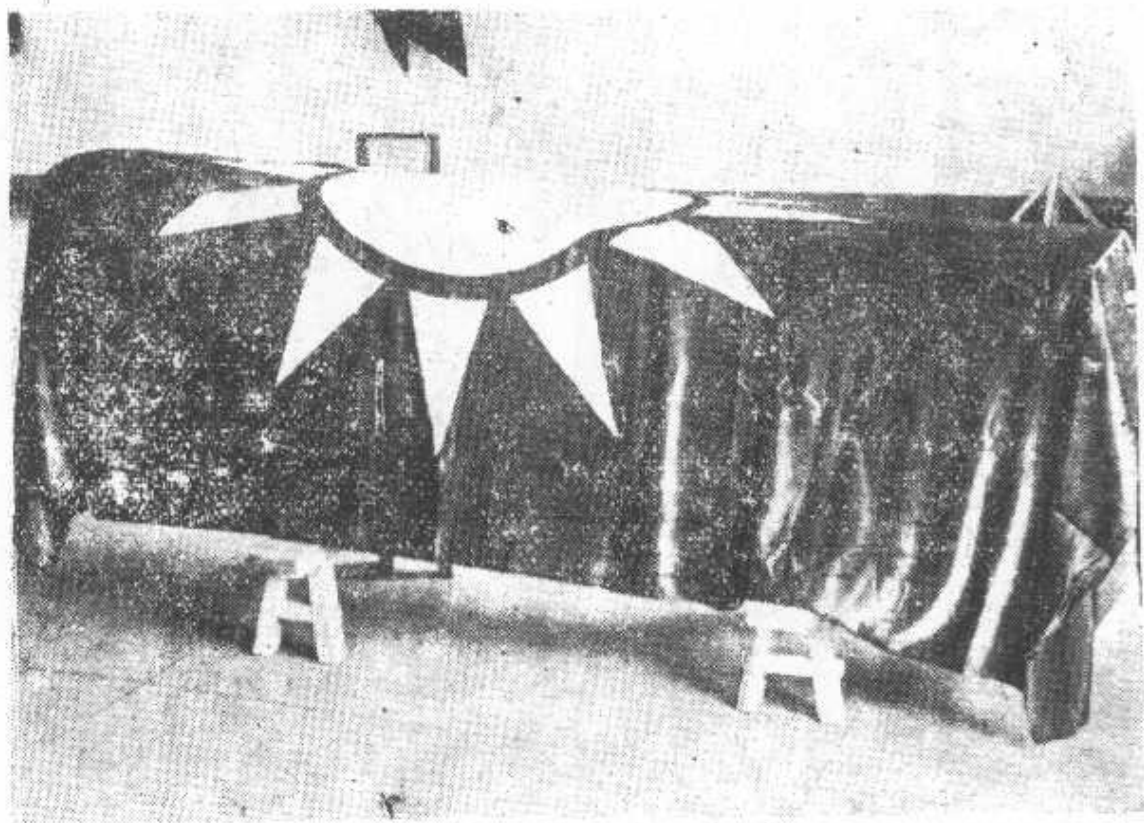
體遺生先(三)



容遺仰瞻裁總(四)



治喪委員會為先生靈柩覆蓋黨旗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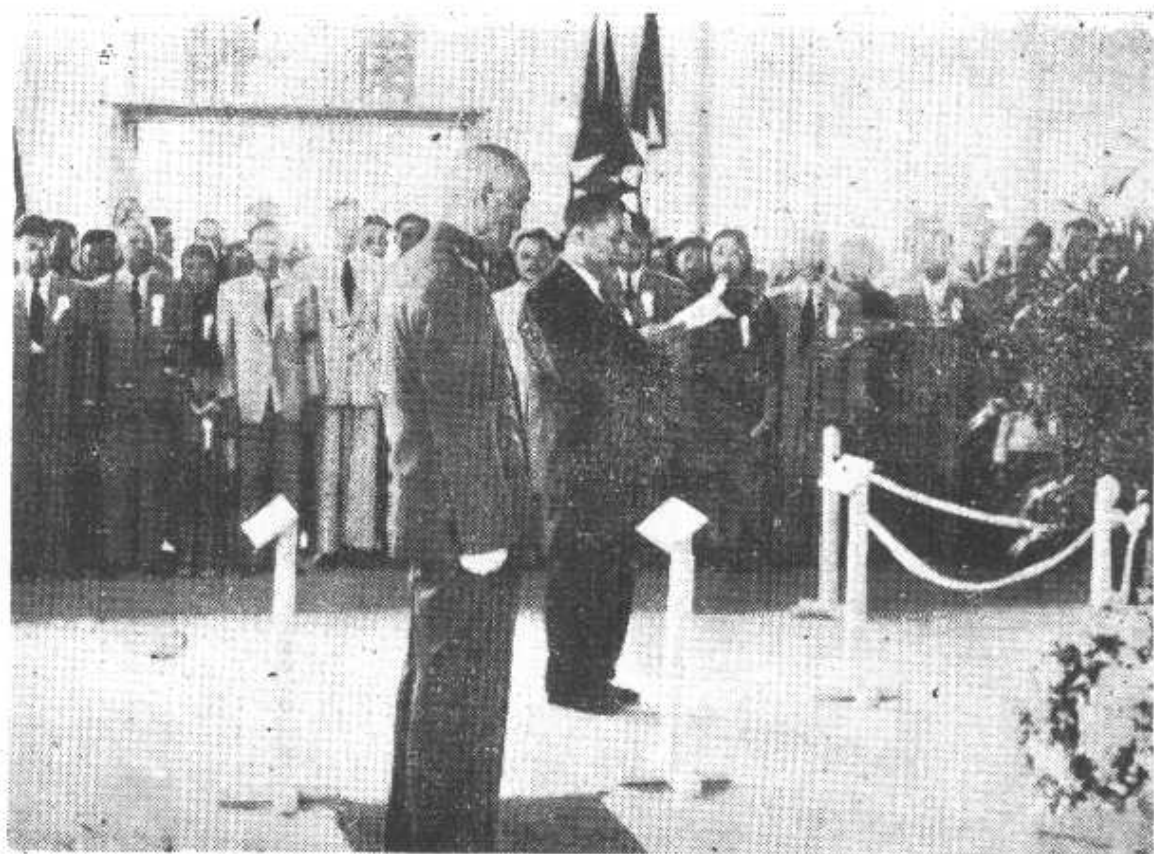
靈柩全景 (六)



堂 祭 (七)



祭致員委央中體全率裁總 (八)



靈啓持主臨親裁總(九)



列行殯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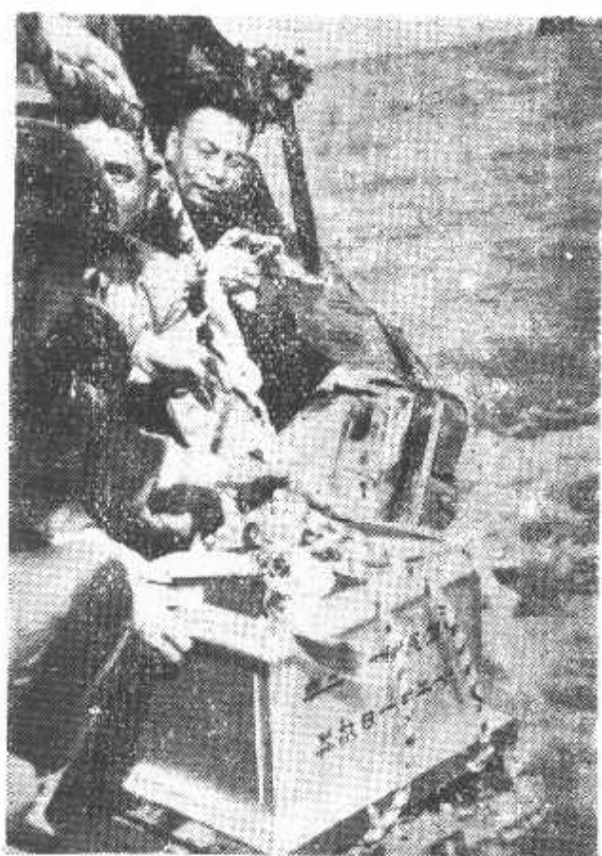
飛啓場機山松在骨靈 (一十)



祭公詞烈忠門金在 (二十)



濱海國殯門金在 (三十)



海南葬下骨靈 (四十)

吳稚暉先生紀念集 目次

一、遺像	郎靜山
二、總統褒揚令	(一)
三、總裁頒題誄詞	(三)
四、治喪攝影(十四幀)	(五)
五、事略	(一)
六、紀念文	(五)
「天下之大老」以「匹夫而為百世師」	中央日報
敬悼吳稚暉先生	新生報
悼念吳稚暉先生	于右任
吳先生之精神	張其昀
追念吳稚暉先生	胡適
永遠與自然同在	蔣經國
稚暉師海葬記哀	狄膺
稚暉先生逝矣	齊如山
追念稚老小記	楊定東
吳稚暉先生行誼	楊愷齡

因稚老逝世而引起的感傷……………毛子承

怎樣追念吳稚老……………錢思亮

馬達救國……………凌鴻勳

悼吳稚暉先生……………謝幼偉

稚老所遺留的典型……………吳俊升

思想界巨星的殞落……………虞君賢

一個不平凡的書家……………董作賓

敬悼國語大師……………梁容若

吳稚老壽終臺北……………左舜生

敬悼吳稚暉先生……………劍雲

稚暉先生留下的光輝典型……………杜呈祥

敬悼稚暉老先生……………錢用和

吳稚暉先生印象……………羅敦偉

記吳稚老談西北問題諸遺札……………張目寒

敬悼吳稚暉先生……………陳伯莊

革命的聖哲……………張文伯

吳稚暉先生與國語運動……………梁容若

吳稚暉先生垂訓於我們者……………包明叔

悼吳稚暉老先生……………黎子

國喪大老，黨失良師……………仁馬

國喪元良……………	楊愷齡
敬悼吳稚暉先生……………	唐允
稚暉先生不朽之提素與偉論……………	蘇景泉
悼稚老謝世憶勤工儉學……………	王康
七、祭文……………	(八三)
八、輓聯……………	(九七)
九、輓詞輓詩……………	(一二九)
十、誄詞……………	(一三三)
十一、弔唁函電……………	(一四五)
十二、贈送花圈臺銜……………	(一四七)
十三、致送賻金臺銜……………	(一四九)
十四、治喪紀要……………	(一四九)
十五、家屬謝啟……………	(一五六)
十六、附識……………	(一五七)

吳稚暉先生事略

吳先生名敬恒，字稚暉，江蘇武進人。原名眺，別號朮齋，晚年自稱朮齋老人。民國紀元前四十五年乙丑（前清同治四年，西曆一八六六年）二月廿八日生於舊常州府陽湖縣雪堰橋鎮。六歲喪母，育於外家無錫鄒氏。外祖母陳愛之篤而教之嚴。七歲入塾，年十八處門館。丁亥年廿三，入陽湖縣學，己丑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山長黃以周治三禮，致力於經世之學，常題其書齋之壁曰：「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先生受教於治學精神及方法影響至深。與同院生鈕永建田其田善，有志於社會政治之興革。辛丑鄉試中式，甲午中日戰後，見清朝腐敗，國勢衰危，乃棄科舉，赴天津，任北洋學堂教習，戊戌南歸，應上海南洋公學之聘，任國文教習，改任學長，先生議論政事，抨擊清廷，爲總辦張元濟所忌，辛丑赴日本與鈕永建同住東京神田區明凌館。

時 國父孫先生初至橫濱，鈕永建勸先生往謁，先生性剛介，對時論不輕附和，於時人尤不輕毀譽，未卽往。後三日 國父訪先生於明凌館，先生始傾服，以爲 國父「品格自然偉大，度量自然寬宏，精神自然專一，研究自然淵博」，此數語實對 國父觀察至深，信仰至篤之論。壬寅，先生入東京宏文師範，清廷駐日公使蔡鈞拒不保送，蔡鏐、吳慕良等入成城學校，先生率留日學生坐公使館抗爭，蔡鈞指名請日本政府下先生及孫揆均於獄，並驅逐出境。蔡元培慮先生義憤投水，隨送上海，時南洋公學學生起風潮，先生組織愛國學社，力主師生共同治校，又辦蘇報，鼓吹革命，復往張園演說，清廷下令拿辦革命黨人，章炳麟被捕，鄒容向巡捕房自首，愛國學社解體，蔡元培往德國，先生走香港赴英。

乙巳（光緒卅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 國父往倫敦，張靜江亦自法來英，先生與訂交焉。是年先生兩赴巴黎，入同盟會，並與張靜江、李石曾組織世界社，丙午創世界畫報，丁未創辦新世紀，先生服膺無政

府主義，而以三民主義爲實現無政府之階梯，對 國父及同盟會之信仰益堅。

是時先生更致力於科學運動，所著「上下古今談」於辛亥出版，不僅使國人知科學爲何物，且導青年以科學的人生觀，此後復著「天演學圖解」及「荒古原人史」，皆所以教導國人開拓胸襟，放開眼界，向科學時代而進步。二百六十年滿清專制之下，中國學術思想，受科學之桎梏，沉滯保守，先生著作影響之深遠，有非今日所可想像者。

中華民國開國之初，先生回國，往來寧滬之間，翊贊國事。北京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部長，先生北上，倡行國語讀音統一工作。次年國語讀音統一會開會，舉先生爲議長。先生語帶無錫鄉音，而其推行國語讀音，四十餘年未嘗稍懈。迄於今日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不僅書同文，亦且語同音，皆先生之力也。

二次革命失敗，先生復赴歐洲，張繼、張靜江及李石曾，時均在法，與先生共倡留法儉學會，貧苦學生因而得以求學者相踵。歐戰爆發，先生回國任上海中華日報主筆。民國六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聘先生爲學監，未就。七年往唐山路礦學校任教員，九年籌設中法大學於北京。復赴法國，籌設里昂中法大學。十二年回國，赴廣州贊助 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十三年一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先生當選爲中央監察委員，十四年三月 國父逝世於北京，先生簽字於遺囑，並襄辦喪事，十五年，先生南下。民國十五年七月 蔣公中正在廣州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先生代表中央授旗，當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蘇俄布爾塞維克支部中國共產黨員得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至北伐時期，共黨匪徒企圖以其組織篡奪黨權。比及國民革命軍北抵長江，更造成本黨之分裂。十六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先生鑑於匪黨逆謀之日著，乃毅然向中央提議清黨。北伐之師所以終底於成，而蘇俄所以未能以我中華民國爲其陰謀暴行之試驗場者，實有賴於先生之倡議與 蔣公之決策。

民國十七年五院成立，中央擬推先生長監察院，未得同意，此後先生始終未嘗任職於政府，惟參加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貫徹其提倡科學之初衷。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先生力贊 蔣公領導抗戰。

政府西遷重慶，先生住上清寺，室至簡陋，中央爲築小樓於國民政府之側，先生拒不遷居。三十二年八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央擬推先生繼任，堅辭不允，蔣總裁之於先生備致尊重稱「吳先生」而不名。每當國家遭逢變局，中樞有所決定，常就教於先生，必得先生一言，而信心益爲之堅定。北伐時期如此，抗戰時期亦復如此。

抗戰勝利後，先生歸上海，其故居書籍函札，幸尙完存。三十五年制憲國民大會，及三十七年第一屆國民大會，先生皆參加，並當選爲主席團主席。此外則多留上海，整理舊稿。共匪進迫江淮，先生力斥和議，且焚燬一部份藏稿，以殉國自誓。三十八年二月，總裁特派飛機到上海相迎，始來臺灣。三十九年三月，總統復行視事，先生任總統府資政。八月本黨改造，先生任中央評議委員，四十一年十月，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先生當選爲中央評議委員，先生年事益高，疾病益苦，猶從事史學文字學之研究，嘗繪共匪禍殃民圖，以警惕人心，喚醒國魂。

本年七月，先生入臺大醫院，診斷病狀，爲膀胱結石症，以年高不敢遽然施用手術。至十月，經內科諸名醫會商，僉認爲非開刀無他療治之法，決定於二十一日上午十時施用手術，取出栗狀結石十六顆。此後數日，經過良好，至二十八日體溫驟增，血壓陡落，急救無效，於三十日下午十一時廿八分逝世。

（四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中央日報）

吳稚暉先生紀念集

紀念文

「天下之大老」，以「匹夫而為百世師」

對吳稚暉先生致最崇高的哀敬——

「匹夫而為百世師」，吳稚暉先生當得佳稱為「天下之大老」。這是他的學術事功與人格綜合的結晶，豈祇是因為他享到八十九歲的高壽。

他學術的造詣是多方的，事功的影響是深遠的，人格的完整是一貫的！

他是革命先覺，開國元勳，可是他不但以匹夫自居，並且以匹夫自豪，因為他是平民的。何祇他的生活是絕對的平民化，他的思想更是極度的平民化。他認為他不祇是屬於平民，他自己便是平民，無論他在什麼地位。

他的志趣從不在做官。他在政治上有時雖然無從推辭名義，可是他認為自己仍不是官。他却有一句名言說：「官可以不做，國事倒不可以不管。」所以國家有危險困難的時候，他總是英勇當前，從不退却。這是他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他有「泰伯三以天下讓」的家風，同時他更認識「湯武弔民伐罪」是歷史上應負的使命，所以他是革命的，他總是具備着現代化的革命精神。

革命需要生力，吳先生到老還是生力充沛，像是最活潑的源泉。他和青年一道做事，談天，乃至爬山跑路，常以能勝過青年而感覺到無限的愉快。他當抗戰在重慶時期，年已八十，還有此豪興。因此青年老是願意環繞着他。他不但屬於青年，他永遠感覺到他是青年。

他妙語橫生的幽默感，不斷的間入犀銳無敵的辭鋒，所以他不僅是大演說家，而且是獨具風格的大文豪。聽他的話和讀他的文章的人，常是忘記了疲倦。他對於鼓吹革命的影響，從清末在上海張園開演說會起，一直不曾中斷。他文章的啓發性，更無從估計收穫。

他的話，他的文章，初聽初看像是詼諧，其實內中含有真理，因為他有深厚的科學思想，和哲學見解做基礎。他言之有物。他是最初提倡科學化的思想家。從辛亥年他出版的「上下古今談」起，到民國十二年他發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止，他系統的積極主張以科學精神來作思想改造運動，以建設現代化的中國。胡適之先生以中國思想史家的眼光，推他為近三百年中國四大思想家之一，並非過譽。

他更有一箇對於中國語文統一的大貢獻，就是他於民國二年促成「讀音統一會」，製定注音符號，並審定六千五百多字的國音，更同時推進國語運動。於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書同文」大業之後，更完成了「語同音」的大業。現在如南洋一帶中年以下的僑胞，都能說國語，其所承受的恩惠之中，有一部份便是吳先生的禮物。國音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團結的一箇重要基礎。

吳先生的人格，除了他私生活的狷介高風不在話下而外，其對於國民不磨的示範，就是大節凜然始終如一。自從加入同盟會起直到現在，他的生命與國民黨的生命，不會分離。在黨順利的時候，他不要黨或政府任何的酬庸，但到黨和國家危急的時候，總是挺身而出，在最前線表現出他鬥士的身份。如民國十五年的北伐誓師，十六年的清黨運動，二十六年的抗戰，三十八年的遷臺以建立反共抗俄基地，這些不過是大家知道的和他極有關係的幾件大事。其中尤以清黨一役，為定都南京從事十年建設，八年抗戰的基礎，而吳先生實為最早而最堅強的鬥士，他的貢獻不祇是鬥士，他更能決大疑，定大難於事機之先，因為他有超越的智慧，以形成政治的先見。他加入同盟會做黨員以來，總理即待之為友；他宣稱服從總裁，而總裁却事之如師。他不但是本黨的保傅，而且可以說他也是國家民族的保傅。他這種無形而無法形容的地位，不是偶然的，這正如前面所說，是他偉大學問、事功、和人格的結晶。

在這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時代，我們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的大業，尙待完成；我們保傳的逝世，自然是莫大的損失。吳先生舍我們而去了，我們不要忘記立黨立國的要義：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

吳先生不朽！吳先生留下的典型長留天地間！

（四十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央日報）

敬悼吳稚暉先生

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纏綿病榻，爲時已久，旬日以前，割治膀胱結石，終因年事太高，腸出血症併發，群醫束手，延至十月三十日下午十一時許，竟溘然長逝。海內外識與不識，莫不深致哀悼。

稚暉先生生平最不能被人忘記的一件事，便是在民國十六年首倡清黨。在北伐期間，共產黨徒僞稱效忠國民革命，參加國民黨的營陣，實際上則是受赤俄指使，唯俄藉顧問鮑羅廷之命是從，陰行分化篡竊，以破壞革命的成果。當時許多國民黨同志，爲共黨的虛僞宣傳所蒙蔽，不肯放棄與共黨合作，稚暉先生却早能洞燭其奸，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並公開檢舉其篡竊陰謀，這樣才逐漸喚醒了國民黨同志的醒覺，大刀濶斧的清黨運動，乃能順利完成。稚暉先生對共產黨的瞭解，最爲深刻，他不但知道它會危害中國，而且知道它必將危害整個世界。他的這種議論與觀察，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已經毫不含糊的發表了，但當時真能充分體會者，能有幾人。稚暉先生是反共的先知先覺，假如世人對他的警告早能領悟，今天也不會是這樣的局面了。

我們不要看到稚暉先生年事較高，因而誤會他的反共理論，與三家村的老學究同流。稚暉先生從來就不是頑固守舊的人物，他雖出身科舉，但在早歲即反對八股，宣稱不讀線裝書。辛亥革命以前，留學英法

，不僅是主張維新，他的思想，甚至有點過激。民初以還，他更提倡白話，提倡科學，提倡民主政治。他於古今中外之學，幾於無所不通。他在思想界的地位，尤其崇高。胡適之先生曾以『中國近三百年的四個思想家』為題，發表演講，他所舉的四人，便是顧亭林、顏習齋、戴東原、與稚暉先生。以如此通才來從事反共，那裏會同於迂儒的見地。稚暉先生永遠是走在前面，倒是他走得太遠了，後輩的智識分子竟無法跟上，這才造成了這個時代的悲劇。

一個崇高的思想家，一定有崇高的人格。稚暉先生的心性之恬淡與寡欲，簡直做到無人能够與之比擬的程度。他是黨國元老，但在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雖曾被任國府委員與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却始終未嘗到任。清黨以後，更立誓不做官，所以他從頭至尾，可以說，是以布衣之身，對黨國貢獻其聰明才智。這是絕對無法矯揉造作的。但我們也不要因此而誤會他是狂士之流。稚暉先生之為人，雖極詼諧風趣，但持躬之謹飭，待人之誠懇，無處不使人欽佩得五體投地。

稚暉先生所作文字，多屬嘻笑怒罵，不避俚俗，不拘一體，可說是別具一種新穎的格調，他的國學根底極深而於音韻學方面，尤多創見。他的書法與篆刻，也都是曠世難逢的佳構。如此多才多藝，殆為天縱，實非常人所能企及。

古人說：知者樂，仁者壽，稚暉先生可說兼而有之。他已克享高年，本可了無遺憾。但舉世滔滔，如稚暉先生其人者，幾已不可復得，我們做後輩的，那能不痛惜先生之長逝，而為之同聲一哭。更可痛惜的是，黨國中興在望，而稚暉先生竟未能及身以見。他已把責任交給了我們，所以我們在悼念稚暉先生之餘，更應效法他的精神，黽勉以赴，以慰先生在天之靈。

（四十二年十一月二日新生報）

悼念吳稚暉先生

于右任

吳稚暉先生，是中華民國的開創者。是世界思潮的傳播者。也是反共抗俄的先覺者。他的死，不僅本黨失去了一位良師，自由世界也失去了一位諍友，這真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我初到上海是在清末，但認識稚老則在民國初年，他自愛國學社案起，被迫出國，留歐多年，一方面介紹新思想給國人，一方面他使外人對於中國文化增加了認識。而他在這一階段對於革命的貢獻，尤為吾人所永遠不能遺忘。五十年來國人無論在學術界或政治界，莫不直接間接受了吳先生的影響。

民國十四年，國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員會，稚老與我皆任委員。這是我們首次共事。這時鮑羅廷是委員會的顧問，稚老與鮑初交手時即一字不讓。後來討論遺囑與鮑的爭辯，更為激烈。起初鮑把稚老當作一位中國老儒，到討論終結，才知道他是一個博學多聞而有超越見識的時代大學者。國父遺囑的完成，吳先生有大力焉。

未識稚老之前，即仰慕他的名望，既識稚老之後，益欽佩他特立獨行的精神。現在革命大業尙未完成，驟失大老，痛何可言！

（四十二年十一月二日新生報）

吳先生之精神

張其昀

吳稚暉先生之於中華民國，是居於師保的地位。教導我民族，保衛我國家，這是他畢生的志願，也是他最大的貢獻。在中國革命史上，吳先生對我民族兩大領袖 國父與 蔣總統，始終維護，精誠無間，其苦

心孤詣，深印於國史，有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吳先生早年在江蘇江陰南菁書院，親炙於晚清禮學大師定海黃以周先生，於中國制度文物的精義，洞見其表裏。中年遊學英倫，於西洋思想的淵源脈絡。復有極深的研究。他指示中國建國的途徑，即在本國哲學與民治社會之上，力求中國之科學化與工業化。這原是三民主義的最高義諦。近五十年來，吳先生高標碩望，領導群倫，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有如西藏雪廬山的聖母峰。

國父講述民族主義，開宗明義地說道，復興民族賴於文化，建立國家賴於武力，而文武之道本合爲一。民國成立以來，憂患重重，吳先生所期望於青年者，爲穿上軍裝，捍衛國家。當年北伐誓師，吳先生代表中國國民黨以青天白日旗親自授給國民革命軍 蔣總司令。三年之間，全國統一，革命旗幟飄揚於整個大陸了。當時吳先生之名義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雖未就任，但其先見遠慮，「先天下之憂而憂」，他確認共產主義的謬論是中國心腹大患。中共是賣國的漢奸，不僅是民族敗類，而且是人類公敵。當南京定都之際，吳先生聯合本黨監察委員，首先摘發共黨逆謀，建議中央，護黨救國。清黨之役，表示着思想戰的勝利，與精神武裝的成功，此一役也，奠定了後來十年建設、八年抗戰的基礎，吳先生則爲對敵精神作戰的主帥。

抗戰勝利。還都南京，而數年之間，戡亂失利，大陸沉淪，爲五千年歷史空前未有的浩劫。總統追溯這一段歷史，以爲主要因素在於黨的失敗。而思想戰的被忽視，與精神武裝的欠缺，尤爲根本原因。來臺以後，吳先生領銜上書於本黨 總裁，請毅然實行黨的改造。他擔任本黨評議委員，於黨國大計，負有訓迪糾察的重任。去年雙十節，本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兄弟先一日赴臺大醫院訪問吳先生，他甚爲興奮，只可惜大會在外舉行，假使會場近在比鄰，他還想扶病親臨呢。那一天，他對於中興建國的大業，有重要的指示，又引了孔子的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以爲今後要負荷艱鉅的責任，必有賴於純潔堅貞的同志，和樸實堅毅的幹部。這幾句話，所謂「一言九鼎」，實爲民族靈魂之所寄託。

吳先生歿日，本年十月卅日，享年八十有九，今天中國國民黨遵吳先生遺命，把他的骨灰安葬於中華民國的南海。陸放翁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首詩，是很悲壯的。吳先生是一位大思想家，他的精神自然更雄偉、更積極了。韓國聖將李舜臣詩云：「誓海魚龍動，盟山草木深」。三十八年中韓鎮海會談，李承晚總統會書此二句奉贈總裁，吳先生遺囑要火化海葬，就是這個海誓山盟的意思。他壯懷激烈，要捲起太平洋上的新潮，一洗神州大陸的恥辱。現在他不能親見反攻大陸時的祖國旌旗了，可是他的深意，還要把他的骨灰，化爲千萬萬的青天白日旗，來領導國軍浩浩前進。

金門是現在國軍的第一線，也是我反共抗俄一座最堅強的保壘，今天的中午，我們就要在太武山麓金門灣中舉行國葬。這次海葬在精神上說，無異於反攻大陸前一個最隆重最壯嚴的誓師，與當年北伐誓師是一線相承的，我忠勇的將士們，英俊的青年們，務要本着保衛祖國的精神，高舉革命的旗幟，奮勇前進。最近的將來，我們一定在金門沿海，登陸而到海都金陵（南京），而到陸都金城（蘭州），最後向着遼遠的西北大陸中俄邊境的金山（阿爾泰山）浩浩蕩蕩，邁往前進。我們要爲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而戰！我們要消滅非民所有、非民所治、非民所享的共產主義。蕩平赤禍，光復神州，恢復我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方足以告慰于國父與開國諸先烈先進在天之靈。（四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中央日報）

追念吳稚暉先生

胡適

實事求是，莫作調人

吳稚暉先生今年十月三十日死在臺北，享年八十九歲。我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到臺大醫學院附屬醫院去問候他，那時他的病減輕了一點，他一定不肯在病床上見我，一定要我在隔房裏坐，他穿了衣服過來，還

是那樣高聲健談！我走時，他一定要送我到房門外，等我轉了灣，他才回到病室去。我們別後不滿一年，他老人家就死了。自由中國的一個最特立獨行的怪傑就離開我們了。

我同吳先生見面時很少。有一次，——三十多年前，——他在唐山路礦學校教書，邀我去講演，那一天我住在教員宿舍裏，同他聯床，談了好幾個鐘頭。那是我同吳先生單獨談話最久的一次。後來在科學與玄學論戰的後期（民國十二年，西曆一九二三），我有一次到上海，吳先生到我旅館裏來看我，我們談到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他忽然發了一點「自敝」的興趣，談起他少年時，第一天進江陰的南菁書院，去拜見書院山長定海黃以周先生（一八二八——一八九九），看見黃先生的牆壁上有他自己寫的「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八個字。吳先生說，他初次看見這八個字，使他吃一驚。因為「實事求是」四個字是漢書河間獻王傳裏的話，讀書的人都知道，都記得，但「實事求是」底下加上「莫作調人」四個字，這是黃以周先生最精警的話，古人從沒有這樣說過，所以使吳先生吃一驚。吳先生說，他一生忘不了這八個字。

吳先生那一天對我講這個故事，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他寫那篇七萬字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開除了上帝的名額，放逐了精神元素的靈魂」，——把「人生」看作「那兩手兩腳戴着大腦的動物在宇宙的舞臺上演他的戲」，——千言萬語，還只是他第一天進南菁書院看見的「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八個字的精神。

他老人家是南菁書院（當時全國最有名的學府）的高材生，是黃以周林頤山諸先生的學生。他後來很沉痛的同他的朋友陳頌平先生「私把線裝書投入毛廁裏去」，又很沉痛的公開警告我們：這「『國故』的臭東西，……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裏三十年不可。現在鼓吹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他苦口婆心的說這番話，也只是那「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八個字的精神。

在那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裏，他很大膽的指出中國民族舊文化的缺點，很大膽的說：「雖局董也有什麼洒掃應對，禮樂射御，許多空章程貼着，他們止是著衣也不會著好，喫飯也不像吃飯，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淚亂迸，指甲內泥污積疊，——所以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低淺。……」同時又很大膽的說，那個「算賬」的西洋民族，

「什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上三族（即閃彌與罕彌兩族、印度民族、與中國民族）的人較有作法，較有熱心，……講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

這種很大膽的東西文化比較的論斷，也正是吳老先生一生不敢忘記的「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八個字的精神。

當民國十五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最勝利的時期，國際共產黨利用中國共產黨來控制中國的陰謀漸漸顯露了。但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都在陰謀者的把持之下，沒有制裁共產黨的能力，也沒有制裁共產黨的決心。在那個很吃緊的關頭，吳稚暉先生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資格，挺身而出，向上海召集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舉發共產黨謀叛」的呈文。（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吳先生的呈文是國民黨「清黨」「反共」的重要文獻，他的全文保存在華林編的「中國國民黨史」裏（民十七初版，頁百二十三至百三十一），又有摘要本保存在張其昀先生編的「黨史概要」裏（第二冊，頁六二九至六三四）。我們在二十六年之後，重讀吳先生當日控訴共產黨的呈文，不能不佩服他老先生的遠見。他的呈文有兩大結論：

「①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之言，則明明為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

「②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為俄煽動員鮑羅廷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為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為變相之屬國。揆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華書頁百二十九）

一百三〇；張書頁六三二——三三。）

共產黨在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政權之後，就計畫用「滲入」(Infiltration)方法，在世界各國煽動革命，取得政權。第一次試驗是在匈牙利，建立 Bela Kun 的共產革命政權，後來失敗了。第二次試驗是在土耳其，幫助基瑪爾革命成功，但後來土耳其反俄反共了。第三次試驗就是在中國，由共產黨以個人的資格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裏，政府裏，軍隊的政治部與黨代表裏，都取得了重要地位。後來北伐軍到了長江流域，國民政府遷到了武漢，當日的情形確是蘇俄發縱指示的共產國際把持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確是吳先生說的，「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希旨者甘為傀儡，鮑羅廷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曾無疑義。」當時斯大林已掌握蘇俄的獨裁政權，他運用「第三國際」的工具，用全力支持共產黨奪取中國的陰謀。這種情形，我們在二十多年之後回看當時斯大林發縱指示的文件，如中國共產黨近年發表的「斯大林論中國革命」，與「列寧斯大林論中國」諸書，固然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在當時，一般人還不能了解那個大陰謀，吳稚暉先生的呈文還只能作一種疑詞，說「將來中國果為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為變相之屬國。」我們現在知道了東歐各國被征服的史實，知道了北歐被征服的史實，知道了整個中國大陸被征服的史實，我們更應該明白，二十六年若沒有「清黨」「反共」的舉動，中國大陸早已赤化了二十多年了，也許整個亞洲也早已赤化多年了。

所以我們從歷史上回看二十六年，才可更深刻的了解當時蔣介石先生清黨反共重大意義，才可以更深刻的了解吳稚暉先生舉發共產黨叛國陰謀的呈文的重大意義。

我那時正從美國回國，火車到芝加哥，才知道三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慘案；火車到西雅圖剛要上船，才知道廣州上海開始清黨。船到了日本，我才知道南京已成立了新國民政府。我在日本停留了三個多星期，仔細讀了那幾個月的報紙，才充分明白當日吳稚暉、蔡子民、張靜江等一班文人出來主張清黨反共，確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有許多中外人士還不能了解為什麼中國革命運動忽然起了大分裂

，忽然起了內部大殘殺。我在東京的帝國大旅館裏遇着剛從上海來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名教授赫貞先生（Marilyn O. Hudson），他對我說：「最近中國的政變是一個大反動！」我說：「何以見得？」他說：「我親自聽見宋子文先生歎氣說，國民革命的主旨是以黨治軍，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現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赫貞先生轉問我的意見，我說：「我這十個月在歐洲美洲，不知道國內的詳細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變，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說的那樣簡單吧？蔣介石將軍清黨反共的舉動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們外國朋友也不認得吳敬恒、蔡元培是什麼人，但我知道這幾個人，很佩服他們的見識與人格。這個新政府能得到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我在日本對中國學生談話，對日本報人談話，也會這樣說：「蔡元培、吳敬恒不是反動派，他們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論者。我向來敬重這幾個人。他們的道義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

我追記這段故事，是要指出，在二十六年以前，吳稚暉、蔡子民諸先生等一班元老在當時的危險環境裏，大膽的出頭控訴共產黨「亡黨賣國」的陰謀，主張「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確是一種重大的道義的力量。這種道義的力量，在我們無黨派的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是確曾發生很大影響的。

我們在今天追悼吳老先生，必須明白吳先生當日挺身而出控訴共產黨盜國的陰謀，是根據他親自經驗觀察得來的事實，在精神上也還是他一生信仰的「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八個字的表現。

他是個有先見的哲人，他對於共產黨的「巨禍」，確有很深刻的觀察。我今天爲了寫這篇紀念文字，會翻着我的舊日記。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五月十八日的日記裏，我曾詳記我在南京王雪艇先生寓中同吳稚暉先生同吃夜飯，飯後大談的情形。其中有這一段：

「稚暉先生總憂慮共產黨還要大得志一番，中國還免不了殺人放火之劫。我却下這樣想。……」這是二十五年前的談話。現在看來，我是錯了，他的遠慮是很可以佩服的。」

關於吳稚暉先生的思想，我曾有一萬多字的長篇敘述。（胡適文存三集卷二，「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

」，第五篇。「編者按：遠東圖書公司新印的「胡適文存」，這篇文章編在第三集卷一百八二——一〇七。」我很盼望我的朋友陳通伯先生、胡博淵先生、和別位熟悉吳先生的生平事蹟的朋友們，能費點工夫，給這位特立獨行，一生最有光燄照人的中國大思想家寫一部好傳記。我在本月初的中央日報上得讀楊愷齡先生「國喪元良」一篇文章，才知道稚暉先生在三十八年一月中，在他決心死在上海的時期，已把他一生小心保存的六十年的函件同記錄稿子，「撕成紙屑，親自督率燒毀」，在一星期之中，燒去了「好幾箱的東西」。這真是國家與人類的大損失。我盼望楊先生能够告訴我們：除了那已燒去的「幾箱」之外，是否還有沒燒毀的文件已運到臺灣，至今還保存在臺灣？

吳先生一生有許多最可以感動人的軼事，我盼望他的親戚、朋友、學生，能够把這些軼事記錄出來。這都是我們敬愛吳先生的人們的責任。

吳先生的「人生觀」的結語是：

「悠悠宇宙，將無窮極。

願吾朋友勿草草人生！」

我們忘不了這一位一生從不肯草草生活的人！

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夜，在紐約寓樓。

（自由中國第十卷第一期）

永遠與自然同在

蔣經國

中華民國十四年，稚暉先生在北平的時候，曾經教過我的書。那時，我住宿、讀書都隨着他在一起，現在雖已事隔將近三十年，但是老人家那種樂天，簡樸，幽默，謙虛以及愛好自由的精神和情態，仍然在

我的腦海裡，留着清晰難忘的印象和啓示。

有一天，不知道是誰送了一輛人力車給先生。他接受之後，等到客人走完，立刻要我拿一把鋸子來，把這輛車子前而的兩根拉橫鋸掉。當時，我以為先生在開玩笑，不敢動手。後來，他說：「我要你鋸，你就鋸！」我心裡雖感到奇怪，但終照他的話做了。先生看着槓子鋸斷，哈哈大笑，就同我把這輛沒有拉槓的車身，擡到書房裡。他一面坐上去，一面對我說：「你看舒服不舒服？我現在有了一張沙發椅！」接着，先生又說：「一個人有兩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你坐在車上被人拉着走，豈不成爲四條腿？」

這是一件小事，我當時也不感到什麼；但是今天想起來，確有其深長的含意。

又有一次晚飯後，一班同學圍着先生閑談，他說了兩個故事給我們聽。第一個故事是：一條輪船從美國開到上海來，不幸中途在日本附近沉沒；船上的旅客大都被救起，祇有十一個人沉到海底死掉了。先生講到這裡就問我們：「你們知道這十一個人爲什麼會死呢？」有些同學說是：「不會游泳」；也有些說：「運氣不好」。先生搖搖頭說：「你們都說錯了！這十一個人是從舊金山回來的。他們帶了很多黃金，都綁在身上，所以到了水裡，就沉下去了」。

第二個故事是：有一個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時候，無意中檢到一張鈔票。起先，他以為是一張普通的紙；後來有人教他用這張鈔票去買東西，他果然買到了很多糖果。從此以後，他覺得低着頭走路是有好處的，所以每次上街都低着頭找鈔票。結果，就在他走過馬路的時候，被一輛馬車撞死了。

這是兩則勸人不可貪財的寓言。尤其當我的年紀漸漸地大起來的時候，更體會到先生當年教誨後輩的用心。

民國十四年，我那時還祇有十五歲，在我決定去俄國之前，曾經把這件事向先生報告。他問我說：「你到俄國去幹什麼？」我說：「革命去」。先生笑道：「革命就是造反，難道你不怕嗎？」我答道：「不